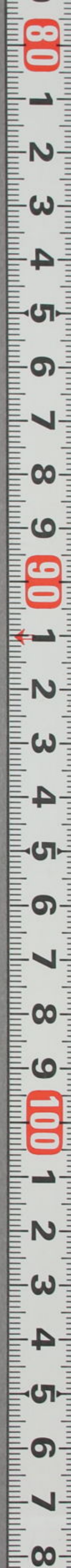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117

174

17



117
174
17

欽定周官義疏卷第二十

春官宗伯第三之四

鬱人掌裸器。

釋義 鄭氏康成曰。裸器。謂彝及舟與瓚。

賈疏。鬱。鬱。實。彝。彝。皆有舟。瓚。則

兼圭瓚。璋瓚也。

通論 鄭氏鍔曰。典瑞於裸圭有瓚。特辨其名物。司尊彝

於彝舟。特詔其酌。辨其用。蓋不掌其器。鬱人和鬱鬯以

實六彝。故並裸器掌之。

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正義 賈氏公彥曰。天地不裸。山川及門社等止用鬯。無

裸事。此所言祭祀。惟據宗廟耳。和鬱鬯者。肆師築鬱金草煮之。鬱人以和鬯酒。更和以盎齊。沛之以實彝。陳於廟中饗賓客及祭處。

禮記 鄭氏衆曰。鬱爲草若蘭。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

以煮之。鑊中。賈疏。此未知出何文。停於祭前。賈氏公彥曰。王度

記云。天子以鬱。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

艾。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賜圭瓚者。得賜則用鬱耳。

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

正義 鄭氏康成曰。裸玉。謂圭瓚璋瓚。賈疏。郊特牲。灌以圭璋。用玉氣也。祭

統。君用圭瓚。裸尸。大宗伯用璋瓚。亞裸。鄭云。大宗伯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若然。王用圭瓚。后用璋瓚。可知。

詔裸將之儀。與其節。

正義 鄭氏康成曰。節。謂王奉玉送裸。早晏之時。

禮記 祭祀。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告時於王。則詔儀者。大宗伯。詔早晏之節者。小宗伯也。小宗伯職。祭祀

賓客以時將裸瓚。肆師職。祭祀賓客皆築鬻。然則鬱人所詔者。蓋肆師及小宗伯耳。由肆師小宗伯以及王。其禮相因。故注云王也。

鄭氏 鐸曰。小宗伯以時將瓚裸。小宰贊裸。肆師亦贊裸。將鬱人詔之。以其儀節而已。

凡裸事沃盥。

賈氏 公彥曰。祭祀王裸。盥手及洗瓚。鬱人沃以水。若賓客則大宗伯裸。

大祭祀 小臣沃王盥。此職又別掌裸事之沃盥。何也。裸必更盥。小臣所沃者始入之盥。而此職所沃者將裸之盥也。王之獻尸。皆小臣掌沃。因鬱人掌鬱鬯。故王將裸而盥。鬱人又沃之。凡凡祭祀賓客也。宗廟之次祀。蓋無裸矣。婦禮不下堂。后裸當於房中。婦人沃之。疏並及后裸。非也。

大喪之溲。其其肆器。

溲。明婢反。杜音泯。

鄭氏 康成曰。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君設大盤。造

金定月官事正 卷二 三
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禮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

釋黃氏度謂肆器以盛沃鬯。蓋疑陳尸之器。不宜使鬱人掌之。不知大泚。設斗。共鬯鬯。鬯人之職也。玉府掌王之衽席牀第。而大喪所共。惟含玉角枕角衾。喪浴之牀第。夷盤別無共者。則為鬱人所共之肆器明矣。

及葬。共其裸器。遂狸之。

狸門 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遣奠之彝與瓚也。狸之於祖廟階間。

明奠終於此。賈氏公彥曰。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裸器。此即司尊彝職。大喪存奠彝者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為主命。行反。遂狸之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訖亦狸之於階間。

存異王氏應電曰。明器中之裸器。圭瓚璋瓚也。

案經不言厥裸器。又不云奉而藏之。則不與明器為類明矣。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罍之卒爵而飲之。

罍古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罍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醑尸尸嘏

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

賈疏。知罍非爵名者。案郊特牲。舉罍角。詔妥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法。唯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破罍受。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遵受。嗇黍。賈疏。即所斂。主人

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

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燔。事相成。

賈疏。前裸後獻。賈氏公彥曰。大祭祀云受嘏。謂祭宗廟也。祭祀乃成。

案此節經意未詳。姑從鄭注。又疑鬱人所有事者裸也。

豈一裸。尸既祭之。啐之奠之之後。既乃舉此以嘏王。王

卒爵有未盡者。鬱人乃與量人飲之與。此職與量人

聯事。此職不言宰。則王親祭也。量人職言凡宰祭。則宰

搃王祭。互相備也。

鬯人掌其秬鬯而節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秬鬯不和鬱者。節之。謂設巾。

賈疏。鬯人職以疏布巾。鬯八尊。以畫布巾。鬯六彝。秬鬯之尊。亦設巾可知。王氏昭禹曰。鬱人所和

者乃用以裸。鬯人所共。則陳之以待酌獻者。

案酒正掌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不言鬯。則鬯者鬯人所專掌也。外神不裸。而序官疏云。用鬯者。尸亦以灌地。更以下文廟用脩推之。則宗廟蓋以鬱和鬯而裸。外神則直以鬯不和鬱而亦用以降神與。秬鬯蓋唯天子有之。故洛誥文侯之命及江漢之詩。皆以此為特賜也。

釋

毛氏萇曰。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

辨

孔氏穎達曰。黑黍之酒自名鬯。不待和鬱也。鬯人

掌秬鬯。鬱人掌和鬱。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

案毛氏混鬯與鬱為一。孔氏辨之是已。然洛誥孔氏疏云。以黑黍為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條鬯。謂之秬鬯。又一如毛氏所云者。蓋鬱鬯二者。細分之則別。其已和鬱者。亦可通以秬鬯名之。

凡祭祀社壇用大罍。壇俞癸反。罍音雷。

正義鄭氏康成曰。壇謂委土為壇壇。所以祭也。賈疏謂四邊委

土為壇。於中除地為壇。壇內作壇。若三壇同壇之類也。大罍。瓦罍。賈疏罍用瓦。取質畧之意。

郭氏璞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存疑陳氏祥道曰。韓詩說金罍。大夫器。天子以玉。諸侯

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刻為雲雷。說文。罍。龜目尊。以木為之。

崇門用瓢齋。崇音詠。瓢婢遙。反齋音齊。杜音資。注故書瓢為剽。鄭司農讀剽為瓢。

正義鄭氏康成曰。崇謂營鄼所祭。案樂記。行其綴兆。注綴。鄼舞者之位也。奔

喪為位。注。位有鄼列之處。合此注觀之。康成蓋以鄼為設位排列之辭。他無所見。門。國門也。春

秋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

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賈疏。昭元年。子產辭。

魯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齋讀為齊。取甘

瓠。割去柢。以齊為尊。賈疏。割齊為尊。亦取質畧之意。

正義王氏昭禹曰。崇。卽黨正春秋祭崇是也。

廟用脩。脩依注作卣。羊久反。又音由。

鄭氏康成曰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賈疏始禘

謂遷廟時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為此祭也。天子諸侯之祭自裸始。次朝踐。次饋獻。次乃有饋食。進黍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自饋食始。即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也。始為吉祭。不可與吉時同。故畧同大夫士禮。案鄭賈以禘為新死者入廟之祭。蓋據春秋閏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致夫人二事而云然。其實春秋之禘乃時禘。非大禘。亦非免喪後吉祭之定名也。然免喪之後。雖行吉祭。而二禘朝踐隆禮未備。只從饋食始。即可於此徵之。至饋獻饋食之節。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先儒說有異同。詳見司尊彝職。象之屬。尊者彝為上。鬯為下。賈疏案司尊彝裸用彝。朝踐饋獻用尊。鬯則諸臣所酌。是彝為上。鬯為下。尊為中也。

凡山川四方用蜃

注故書蜃或為謨。杜子春云謨當為蜃。書亦或為蜃。

鄭氏康成曰蜃畫為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賈疏含漿

與容酒。義相類。

聶氏崇義曰蜃尊。口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足高一寸。下徑九寸。底至口上中下徑一尺五寸。容五斗。

凡裸事用概

鄭氏康成曰概。尊以朱帶者。賈疏。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為尊。以朱帶絡腹。故名概。概者。裸當作狸。字之誤也。賈疏。若裸當用彝。橫概之義也。尊此用概尊。故注

破從狸。狸謂祭山林則用蜃者大山川也。鄭氏鍔曰：裸事用彝。見鬱人司尊彝二職。則不用概明矣。大宗伯有狸沈。鬻辜之祭。此下有鬻散之文。則裸當作狸無疑。

凡鬻事用散

鬻音通反

正義 賈氏公彥曰：鬻事。即大宗伯以鬻辜祭四方百物也。

鄭氏康成曰：脩蜃概散。皆漆尊也。無飾曰散。賈疏無飾

直有漆而已。明概蜃等漆。外別有飾。

釋 此四方蓋詩所謂以社以方之小祀也。與上四方指四望者異。記謂八蜡以記四方。

大喪之澶。設斗。共其鬯。

斗音

正義 鄭氏康成曰：斗。所以沃尸也。鬯。尸以鬯酒。使之香

美。賈疏。肆師職。大喪築者。則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鄭司農云：鬯讀為徽。

禮 喪大記。浴水有盆。沃水用料。注云。以料酌水沃尸也。

史記索隱。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料。音主。

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

齊側皆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給淬浴。賈疏。鬯酒非如三酒可飲。大喪以浴尸。明此亦給王洗浴。

使香美也。王氏應電曰：大喪之澶。鬯合鬱。此齊事不和

鬱則鬯人自共之。

凡王弔臨共介鬯。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照臨敝邑。曲禮。摯。天子鬯。王至尊。介為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曲禮

又曰。臨諸侯。吟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賈疏。曲禮注。吟。致也。臣不名君。

故曰某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

進鬯。賈氏公彥曰。介。副也。副王行。鄭氏鏗曰。王適

臣舍其祖廟。雖至尊。於其祖先不敢褻。故使介執鬯以

禮之。特不親致耳。李氏嘉會曰。非惟安諸侯之寧神

亦以慎人君之舉動。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

用黝。賈疏。牧人注。陽祀祭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北郊及社稷也。舉此二者。則望祀及四時迎氣。皆隨其方

色可

大祭祀夜嘑旦以詔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

軍旅喪紀亦如之。嘑。火吳反。本又作呼。詔。古弔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賈疏。謂漏未盡三刻已前。

仍為夜。刻漏之義具挈壺氏。 噓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

案 雞人唱之。仍有遞相傳者。巾車職。大祭祀。鳴鸞以應雞人。

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

正義 鄭氏康成曰。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歐

陽氏謙之曰。以雞人掌警旦之事。因使以時期告百官。

案 不曰告之日。而曰告之時者。用事有早暮。如春朝朝

日秋暮夕月之類。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禳如羊反。

正義 鄭氏眾曰。面禳。四面禳也。賈疏。祭祀宗廟之屬。面禳。祈禱之屬。 鄭

氏康成曰。釁。謂釁廟之屬。賈疏。言之屬。則釁鼓。釁甲兵皆在其中。 釁廟以

羊。門夾室皆用雞。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

實

正義 鄭氏康成曰。位所陳之處。賈疏。若禮運。玄酒在室。醴醑在戶。齊緹在堂。澄

酒在酌。沛之使可酌。各異也。賈疏下文鬱齊獻酌醴齊縮酌之類。用四時

祭祀所用不同。賈疏下文春祠夏禴之類。實鬱及醴齊之屬。賈疏醴齊之由

有三酒。賈氏公彥曰。案下文兼有壘舟。此不言者。文畧

也。

通論 陳氏祥道曰。尊上有蓋。面有鼻。下有足。尊亦謂之

彝。彝亦謂之尊。故黃目彝也。禮器曰。鬱氣之上尊。雞彝

彝也。明堂位曰。灌尊先儒謂尊實五斗。彝實三斗。雖未

知所據。然彝祿而已。其實少。尊則獻酬酢焉。其實多。此

尊所以大於彝與。鄭氏鏞曰。此經言六彝六尊。畧人

乃有八尊。以盛五齊三酒。何也。蓋壘以盛三酒。尊與壘

分而名之。則不同。合而言之。則皆謂之尊耳。

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

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

獻尊之獻。注作犧。素何反。昨依注作酢。

通論 鄭氏康成曰。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皇之

形。皆有舟。皆有壘。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昨

讀為酢。字之誤也。鄭氏眾曰。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

賈疏。漢時酒尊下槃。象周時尊下有舟。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

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犧尊。周尊也。春秋傳。

犧象不出門。尊以裸神。賈疏。實獻尸而云裸神者。尸神象獻尸即是裸神。壘。臣

之所飲也。詩曰。鉗之罄矣。維壘之恥。賈氏公彥曰。彝

與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若三酒配以玄

酒。郊特牲。祭齊加明水。注又云。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一

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也。壘不言數者。禘

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酒

正。大祭祀備五齊。據大禘。通鬱鬯與三酒。並配尊。則尊

有十八。禘祭四齊。闕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

闕六尊。則尊有十二矣。案鄭賈皆謂禘大於禘。故云然。此當另論。彝下有舟。

尊與壘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禮器云。天子

諸侯廢禁。此之謂也。王氏昭禹曰。祭祀以裸為始。而

炳蕭乃在朝踐之後。故郊特牲曰。既奠然後炳蕭。祭義

曰。建設朝事。燔燎羶香。蓋裸。然後朝踐以薦腥。禮運腥

其俎是也。朝踐然後饋食以薦熟。禮運熟其般是也。裸在室中。洛誥王入大室裸是也。朝踐饋食則有室事。有堂事。郊特牲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禮器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是也。人生而有氣有形。朝踐用氣報氣。而事之以天道。饋食用味報魄。而事之以人道也。

案聖人制禮。反本從朔。故以玄酒配尊爲隆。禮之質而簡者用醴。一尊陳於房。謂之側尊。如冠之禮。子昏之禮。婦聘之禮。賓皆然。若兩尊皆酒。則若特牲之旅酬。燕禮

之尊。士旅食。玉藻之饗。野人以酒優之。正是畧之賤之。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旣以井水爲玄酒。又設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則二者綦重矣。故鬱鬯及齊。以明水配之。三酒以玄酒配之。王與后共體同尊卑。共酌一尊。未爲不可。鄭氏鑿乃謂兩彝兩尊。王與后各酌其一。則堂上之尊。無明水玄酒之配矣。禮運云。玄酒在室。以配鬱齊。必明水也。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是凡齊皆以明水配也。至禮器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

乃雜紀侯國之禮。或賓尸所用。未可以彼例此。

秋嘗。冬烝。裸用罍。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著直 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夏

后氏以雞彝。殷以罍。陸氏佃曰。春秋傳。燕以罍。耳。賂齊。則罍有耳。周以黃目。

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為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某謂郊特牲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

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王氏安石曰。朝踐者。籩人醢人所謂朝事。再獻者。籩人

醢人所謂饋食也。朝獻即朝踐。以籩豆言之則曰踐。詩曰。

籩豆有踐。以爵言之則曰獻。饋獻即再獻。以序言之則曰再

以物言之則曰饋。

正義鄭氏衆曰。罍讀為稼。稼彝。畫禾稼也。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

諸臣之所昨也。

朝音潮。雖音誅。又以水反。大音泰。

正義鄭氏衆曰。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

間祀。大尊。太古之瓦尊。山尊。山壘也。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也。鄭氏康成曰。雖。禺屬。仰

鼻而長尾。

賈疏。爾雅釋獸注云。雖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末有岐。鼻露向上。遇雨則倒懸於

樹。以尾塞鼻。

山壘。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

案追享朝享。先鄭以爲禘祫是也。大禘及始祖之自出。

追遠之義。莫深於禘。故大禘謂之追享。羣廟及毀廟之

主。盡入大廟。有朝義焉。故大禘謂之朝享。合祠禴嘗烝言之。則六享備矣。大禘不於春。則於夏。舉大禘則不復舉祠禴之祭。以一時再祭。則瀆。且歲時不暇給也。大禘必於冬。故亦名大烝。舉時祭。則不舉大祭。因而春祠夏禴。或被以大祭之名。而謂之禘矣。享之名有六。歲舉之則四。以其間舉於時祭之中。故云四時之間祀也。時享四。大享二。皆以肆獻裸行之。如此經所列。而時享或從其殺。則有用饋食時。饋食則不裸矣。大宗伯職不言追

享朝享者。以其為間祀。則已具於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中也。禮有隆殺。任人之酌而行之。此職但舉其隆者。以其專司裸獻之器也。大宗伯並舉隆殺。故以肆獻裸饋。饋食統冒之。康成以肆獻裸為祿。饋食為禘。既昧於隆殺之差矣。至追享朝享。不得不別以追祭。遷廟之主。與告朔當之。夫祭法壇墠之文。本不足信。告朔之禮甚簡。不立尸。后不與。則焉有如許裸獻者哉。

通論

易氏祓曰。成周治定功成。兼用歷代之禮樂。用樂

舞見於大司樂。用禮器於此見之。虎雉為虞彝。雞為夏彝。罍為殷彝。黃目為周彝。泰為虞尊。山罍為夏尊。著為殷尊。犧象為周尊也。

補注

鄭氏康成曰。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

是以璋瓚酌亞裸。郊特牲。周人尚臭。裸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

賈疏。其實薦豆籩在王獻前。注說王事訖。乃說后事。故後言薦豆籩也。

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賈疏。王酌尸。因朝踐之尊醴齊。朝獻謂

尸卒食。王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

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賈疏。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

酌尸。因饋獻。盞齊之尊。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為饋

獻者。亦尊相因。賈疏。其實先饋獻。後再獻。饋獻在朝踐後。當尸未入室。再獻是王酌尸後節也。

饋獻。謂薦熟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

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賈疏。謂王及后祿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酌尸各一。是

各四也。諸臣酌尸一。并前八為九也。特牲少牢。仍有衆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為加獻。彼並非正。

故云此祭之正。天子諸侯祭禮亡。以特牲少牢。惟以祭

有酌尸後三獻。知天子諸侯酌尸後亦三獻也。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灌為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

臣。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賈疏。彼據侯伯禮。此天子

禮與上公同。故尸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

飲七。可以獻卿。用璧角。璧散。賈疏。爵用玉琖者。謂君與夫人朝踐饋獻時所用獻也。加用璧角。璧散者。即內宰所

云瑤也。又鬱人職。受舉聲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酌尸以玉

爵也。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諸

臣之所昨。謂諸臣獻者酌壘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

共。故曰不敢與王之神靈共。此天子之禮也。

共尊

賈疏。王酌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酌尸。用饋獻之尊盎齊。尸酢后。還用盎齊。以王

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卑。酌尸雖得與后同用盎。及尸酢賓長。即用罍尊清酒以自酢也。案王醴

齊。后盎齊。疏據秋嘗冬烝而言。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

賈疏。祭法。去廟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

秋傳。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

賈疏。祭法謂之月祭。

案凡祭二祿之後。王與后尚有三節為六獻。朝踐一也。

薦熟二也。酌尸三也。然經文春夏言朝踐再獻。秋冬言

朝獻饋獻。只有兩節。康成以朝獻為王酌尸。再獻為后

酌尸。以饋獻為薦熟時。蓋欲於兩節中。互見酌尸一節

耳。然如此。則春夏有朝踐與酌尸。而中間闕薦熟一節。

其酌尸言再獻。則舉后以該王。於陰陽之分為倒置。秋

冬有薦熟與酌尸。闕朝踐一節。而酌尸轉在薦熟之前。

序亦不順。且名為朝獻。而以酌尸解之。殊乖朝字之義。

顛倒糾紛。令人眩瞀。若王介甫謂朝獻即朝踐。饋獻即

再獻。則順經文之序。直截平整。而於籩人醢人二職。亦

比擬可通。然少酌尸一節。却須於經外補足。意酌尸但

因薦熟之尊。不別設尊。司尊彝所職止於此。故畧而不具與。

陳氏祥道曰。春秋彝以雞鳥。尊以犧象。以雞鳥均羽物。犧象皆大物故也。秋冬彝以目目。尊以著壺。以目目均人體。著壺均無足故也。追享朝享彝以虎雉。尊以山川。以虎雉均毛物。山川均瓦器故也。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泂酌。凡酒脩酌。

齊才細反。獻先鄭音儀。後鄭素何反。泂舒銳反。脩依注作滌。直歷反。

鄭氏康成曰。故書縮為數。齊為盞。鄭司農云。齊讀

為和齊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為縮。某謂禮運。玄酒在室。

醴酸在戶。粢緹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醴酒盎

齊也。賈疏記云。玄酒在室。據酌鬱鬯之尊。故在室。若配鬱鬯。當云明水。而云玄酒者。散文通。此經及酒正。

盎次醴。禮運酸次醴。明酸酒即盎齊也。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賈疏。縮酌又云。

明酌者。醴齊濁。用事酒之清明者。和之。然後以茅泂之。使可酌。醴酒泂於清。賈疏。盎齊

縮。則不用茅。泂。亦謂泂之也。盎齊欲泂之時。則以清酒和而泂。泂。使可酌。汁獻泂於醴酒。賈疏。

汁獻。謂鬱齊。鬱鬯尊。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盎齊。差清者。和鬱鬯而泂之。故云泂於醴酒也。猶明清

與醖酒於舊醴之酒也。

賈疏明謂事酒。酒謂清酒。醖謂益齊。三者皆於舊醴之酒中。

之。醴酒。即事酒。舊醴是昔酒也。

此言轉相沛成也。獻讀摩莎之莎。煮鬱。

和秬鬯以醖酒摩莎沛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

明酌。沛之以茅。縮去其滓。益齊差清。和以清酒。沛之而

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益。

賈疏三者無文。故注約畧為二等。凡酒。

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之。

賈疏曲禮。

水曰清滌。且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

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

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明酌清酒醖酒。沛之皆以舊醴之

酒。凡此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益齊。諸臣自酢

用凡酒。唯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賈氏公彥曰。彝

與鬱齊為目。尊與醴齊益齊為目。下有凡酒。不言醴者。

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沛之。使可酌。此經為沛酒之

法。而先鄭皆不為沛酒法。其言無所依據。故後鄭不從。

王氏安石曰。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醴齊不說也。

縮之而已。案此讀獻為如字。

王氏志長曰。酒以濁為尊。貴其

初也。故鬱齊不縮。醴齊不說。益齊沛以清酒。凡酒以水。

則愈清而愈遠於初矣。

大喪存奠彝

義鄭氏康成曰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

賈疏大喪之奠有彝盛鬱鬯。惟朝廟。厥明將向壙。為大遣奠時有之。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也。

義此即鬱人職及葬其其裸器者也。大遣奠鬱人共裸器奠之。司奠彝時省之。及徹奠諸器皆徹。此則存之不徹以待貍也。注謂奠者朝夕乃徹者。常奠也。大遣則葬

日之朝設奠。柩將行即徹之。不至夕。云夕徹者。以其時雖早。即當常奠之夕徹耳。

大旅亦如之

義鄭氏康成曰。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尊彝。

則陳之不即徹。賈氏公彥曰。小宰注。天地至尊不裸。此得用彝者。告請非常。奠之而已。非裸也。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義鄭氏康成曰。五几。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

賈疏下文仍有葦萑席不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賈疏王受

入數者以喪中非常也朝覲席在廟牖間大射席在虞庠祀先王在廟奧及堂

酢席王在廟室西面諸侯已下亦皆在廟惟熊席漆几訓在野所

征之地耳陳氏祥道曰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

常中則九尺純緣之制上不過黼下不過緇布王氏

應電曰筵之度九尺古者席地而坐鋪迫地者為筵加

筵上者為席詩所謂肆筵設席也筵之言延所以延神

與賓故宮室之度皆起於筵席席藉也

賈賈氏公彥曰阮湛云几長五尺高一尺廣二尺馬

融以為長三尺舊圖几兩端赤中央黑

案聘禮公外拂几三中攝之有司徹主人左手執几以

右袂推拂几三皆是一手執之一手拂之阮湛所云長

廣之度疑非一手所能勝形几色赤素几無色則舊圖

所云兩端赤中央黑者亦未可據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黼音甫依於豈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斧謂之黼賈疏案明堂位天子負斧

注以斧釋黼取。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為質。依制如屏風。金斧斷割之義。賈疏案爾雅黼戶之間曰宸。黼者白黑文而為斧形。然此斧以大版為邸。即掌次皇邸也。以此斧板置於宸。故以黼依為總名。續人記白與黑謂之黼。據采色言之。若繡為斧文。則近刃白。近銜黑也。鄉射記几畫者丹質。終帛即一。賈氏公彥曰。此朝覲言大。則因會同而行朝丹質。

覲之禮。非四時常朝也。大饗。謂王與諸侯行饗禮於廟。如大行人職上公三饗之等是也。大射。謂王將祭祀。擇士而射于西郊小學虞庠中。黃氏度曰。大饗。會同饗諸侯也。掌客職所謂王合諸侯而饗禮。諸侯長十有再

獻者也。王氏應電曰。王位路寢及廟牖戶之間。王所立也。

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

純左右玉几。鄉許亮反純章允反纁音早下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依前為王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纁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

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賈疏桃枝席以桃枝竹為之。鄭氏眾曰。純。緣也。纁。讀為藻。率之藻。賈疏桓公

二年左傳。藻率鞞鞞。書顧命。成王將崩。被冕服。馮玉几。王氏昭

禹曰。莞蒲之細者。紛純。以織成紛帛為緣也。纁席則加

纁飾焉。鄭氏鏞曰。尚書顧命設席皆云敷重。莞筵迫

地。纁席次席皆重。故天子席五重。下文諸侯之席亦重

可知。薛氏衡曰。周官五几。莫尊於玉几。書之四几。莫

貴於華玉。則玉几者華玉几也。陳氏祥道曰。席有純。

猶衣有緣也。几坐而馮以為安者也。王於朝觀會同。立

而不坐。曲禮。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非有

所馮。故康成釋大宰。謂立而設几。優至尊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昨讀為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

卒食。王酌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

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賈疏。案特牲少牢。主人受

乃設席。今王於受酢。即設席者。優至尊。與大夫士禮異。

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戶內之東西

面也。后不得與王同。特牲。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東房

中。后亦然。諸臣致爵。謂主人獻賓長於西階之上。特牲

陳氏祥道曰。禮器。鬼神之祭。單席。非祀廟之禮也。

案此經直有三重。而禮器言天子之席五重。記者異文也。或五重之席。別有他用與。

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績胡

內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績。畫文也。不莞筵加纁者。纁柔。嚙不

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王氏昭禹曰。有言績純。有言畫純者。蓋分布采色。則曰績。摹成物體。則曰畫。考工記。

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此所謂績。又曰。山以章。水以

龍。此所謂畫。案爾雅釋言。畫。形也。注云。畫為形像。

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

正義鄭氏康成曰。昨。讀亦曰酢。賈氏公彥曰。謂尸酢

主君。亦於戶內之東西面。設此二席。王氏詳說曰。天

子昨席。與祭祀席同。諸侯昨席。與祭祀席異。蓋惟天子

至尊。席可與鬼神同。亦猶天子之昨。用醴齊。與鬼神同

尊。諸臣之昨。酒用壘。與鬼神異尊也。陳氏祥道曰。司

几筵之席莫貴於次席。而次席黼純。書顧命之席莫貴於篋席。而篋席亦黼純。以黼王所獨也。孔安國以篋席為桃枝席。鄭氏以次席為桃枝席。蓋各述所聞。

禮記 陳氏祥道曰。禮器。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昨焉。而司几筵王之席三。諸侯之席二者。蓋諸侯以上席皆重也。

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

正義 鄭氏康成曰。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

正義 覲聘享者。君臣之禮。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以臨之。饗食燕者。賓主之禮。來朝聘者。皆以賓禮接之。則賓席設於牖前南鄉。而君在阼階上之主位。云牖前者。蓋在戶牖之間稍西。所以辟王負依之正位也。其饗食燕畿內之公卿大夫亦然。饗食在廟。燕在寢。賓位皆同。據公食大夫禮。賓食則公退俟于箱。則食禮阼階上不設主位也。則左彤几。竝承上昨席。

辨正 陳氏祥道曰。鄭氏謂朝者彤几。聘者彤几。又謂聘者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見聘禮注然經於祭祀言彤几。而朝者不與。於國賓言彤几。而聘者不與。不知鄭氏何所據而云然。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甸音田

正義 鄭氏康成曰。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賈氏

公彥曰。甸役謂天子四時田獵。

凡喪事設草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

則紛純。每敦一几。柏先鄭音迫。後鄭作椹。萑音九。敦依注作燾音道。

正義 鄭氏康成曰。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周禮

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

氣合。賈疏。祭統。敷筵設同几。鄭注。以某妃配某氏。以其精氣合故也。禫月吉祭。猶未配。至二十八日祭於

廟乃設同几。賈氏公彥曰。生人則几在左。鬼神則几在右。

故諸侯祭祀席右彤几。筵國賓左彤几。漆素並云右。俱為神也。

案 黼純紛純。專指萑席而言。

行鄭氏衆曰。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

黍稷之席。鄭氏康成曰。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

神坐之席也。賈疏謂於下帳中坐設之。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

椁燾。賈疏檀弓天子菽塗龍輻以椁是也。既窆則加見。賈疏既夕禮下棺訖則加見見謂惟

荒道上所被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棺不復見唯見惟荒也。皆謂覆之。

康成改敦爲燾。固未安。而以爲棺在殯。反窆加見時。

每覆席則一几。雖無所據。猶事理所或有。項氏安世王

氏應電乃謂盛黍稷之敦。每敦一几。則謬矣。凡鼎俎簋

簋皆同陳。而獨於敦設几。且每敦一几。何義乎。此蓋簡

錯。文有脫誤。不可強爲之說也。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正義鄭氏康成曰。吉事。王祭宗廟。裸於室。饋食於堂。繹

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

相因。喪禮畧。

有鄭氏衆曰。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仍。因也。因其

質。謂無飾也。

辨正 賈氏公彥曰。先鄭以仍几為因其質無飾。後鄭不從者。以先鄭就几體解之。尚書仍几。乃是前後相因。不得為几體也。且上經右素几。已見凶几無飾之義。何須覆出此文。

論 賈氏公彥曰。案檀弓。虞而立尸。有几筵。據大夫士而言。士喪禮。大斂即有席。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几筵連言。其實几至虞時始有。筵大斂即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正義 鄭氏康成曰。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賈疏以始祖廟最尊。故寶物藏焉。 賈氏公彥曰。禁令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類。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注故書鎮作璜。鄭司農讀為鎮。

正義 鄭氏康成曰。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鄭氏衆曰。書顧命。翼日乙丑。

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
 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盾之舞衣大
 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
 行事見於經者。胡氏安國曰。古者寶玉世守。罔敢失
 墜。告終易代。以昭先祖之令德。若顧命所云。非直為觀
 美也。先世所寶。一器一物。猶謹守之。况神器之大乎。
 王氏昭禹曰。左傳。諸侯之封。皆受彝器。以鎮撫其社稷。
 天府玉鎮。大寶器藏焉。意亦若此。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
 察羣吏之治。

正義 鄭氏衆曰。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鄭氏康成
 曰。察其當黜陟者。賈氏公彥曰。自王國以至四疆。皆
 有職司治事文書。不言六遂及四等公邑之官者。文畧
 也。雖言治中。兼有不中者在。中者陟之。不中黜之。經直
 舉一偏而言也。易氏祓曰。治中。計治之書也。登賢能
 之書於天府。明教宜得其中。登民穀之數於天府。明政

宜得其中。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明刑宜得其中。

王氏應電曰。治中。即冢宰之受其會。聽其致事者也。宜協於中。故曰治中。所治天職。故藏於天府。

群吏之治。諸官之屬。各層累而考察之。以達於冢宰。而天府以受治中。亦得與議焉。蓋唯恐或失其中。而諸官所考。冢宰所聽。或有未詳。則生民將受其病。故臨之以天地祖宗。雖上士之微。所見亦得直達於王。而與冢宰相可否也。三王之世。竭誠以求民隱。多方以致直言。如此。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

鄭氏康成曰。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血之。

賈氏公彥曰。上春。謂建寅之月。釁。若月。令上春釁龜筮。是也。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鄭氏康成曰。吉事。四時祭也。賈疏。禘祫亦在焉。止言四時者。文畧。凶

事王及后喪。朝於祖廟之奠。賈氏公彥曰。小祝職。大

祭祀沃尸盥夏官小臣職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沃盥在祖廟則天府為之執燭若士師職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

季冬陳王以貞來歲之媿惡。

正義鄭氏康成曰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美惡謂問於

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王陳禮神之玉賈疏玉於卜筮無所施明以禮

神也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言陳

者既事藏之不必貍之也鄭司農云貞問也國語貞於

陽卜賈疏吳語黃池之會董褐辭彼注云問卜內曰陰外曰陽賈氏公彥曰謂夏

之季冬歲終當除舊布新故此時卜筮也。

案不曰歲終而曰季冬與前上春相應以表夏時也夏

數得天故祭祀蒐狩仍用夏正而見義於天府以為五

官之通例。

通論鄭氏錡曰先王憂民深嘗之日卜芟社之日卜稼

猶以為未足以知來歲之美惡季冬之月歲且更始故

更豫卜之。

若遷寶則奉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奉猶送也。賈氏公彥曰王者遷都

則寶亦遷天府奉送於新廟之天府藏之如故。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

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民軒轅角也。賈疏案武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

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疏見大宗伯司

中司命下祿之言穀也年穀登然後制祿祭二星以孟冬賈疏

月命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既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

府。賈氏公彥曰孟冬時主民之吏獻民數穀數小司

寇受而獻之於王王得之登於天府受而藏之。

正義地官獻賢能之書秋官計獄弊訟及邦之盟書皆登

於天府而不見於此者文互見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

其服飾。

正義鄭氏康成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

服飾服玉之飾。謂纁藉。賈氏公彥曰。名物謂圭璧之類。各有名與物色也。用事者為事而用圭璧。如朝聘朝日祭祀之類。

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朝直遙反

注故書鎮作瑱鄭司農讀為鎮

正義鄭氏眾曰。晉讀為摺紳之摺。謂插於紳帶之間。若

帶劔也。賈疏帶有二。大帶即紳也。又有革帶以佩玉珮之等。插笏者插於紳之外。革之內。故云紳帶之間。

賈疏鄭王人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彼注杼

殺也。謂大圭近首殺去之。留首不去處為鎮圭尺有一

寸。天子守之。纁藉為藻率之藻。五就五帀也。一帀為一

就。鄭氏康成曰。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就成也。王朝

日者。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林氏之奇曰。鎮圭尺有

二寸。則天數也。纁藉五采五就。備文德也。其玉用全。無

龐雜也。

家賈誼云。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此歲祀之常也。覲禮殷同。王帥諸侯。拜日於東門之外。蓋發大政而特舉以肅

羣侯故執鎮圭而禮神則別有六玉與下經之圭璧以祀日月者異矣黃氏度謂每日而朝古人豈諂瀆如此哉。

通論 賈氏公彥曰凡言就者或兩行名爲一就卽此上下文是也或一帀二行爲二就聘禮記云纁三采六等朱白蒼就卽等也雜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爲一等是等爲一行行亦爲就據單行言之也。

鄭氏 康成曰纁以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 賈

氏公彥曰鎮圭尺二寸廣三寸木版亦長廣與玉同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之一采一帀五采則五帀也

下文瑑圭璋璧琮二采爲一就者據臣行聘不得與君同。

辨正 陳氏祥道曰冕藻織絲爲之則圭纁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爲之無據也纁可垂可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眡其玉之大小亦無據也。

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纁八寸。皆立纁。繫長尺。絢組。謂以立纁之帛為纁之質。而以絢組為繫也。立為表。纁為裏。圭廣三寸。既籍之。而又可揜覆之。則當廣尺許矣。王所執鎮圭之纁。當亦無異。唯采就之等殊耳。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信音身

鄭氏衆曰。以圭辟於王。覲禮。侯氏入門右。賈疏諸侯

不敢自同賓客。故入門。侯備辭之。乃更向門左。升自西。授玉。坐奠圭。再拜稽首。侯

氏見於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

殷見曰同。諸侯亦執圭璧以相見。邾隱公朝於魯。傳云。

邾子執玉高。其容仰。賈疏引之以見有執玉之法。鄭氏康成曰。三

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

瑑圭璋璧琮。纁皆一采一就以頽聘。瑑直轉反。頽他弔反。

鄭氏衆曰。瑑有圻鄂。瑑起。鄭氏康成曰。璋以聘。

后夫人以琮享之也。

賈疏聘法有聘天子并自相聘故兼言后夫人也明知圭以聘天子

與諸侯而以璧享之鄭不言者以聘后夫人文隱故特舉之天子諸侯可知也

大夫衆來曰頰

寡來曰聘。

賈疏大宗伯職殷頰曰視即此頰時聘曰問即此聘也

賈氏公彥曰

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蒲穀之文直瑑

之而已。二采一就謂朱綠二采共為一就也。王氏昭

禹曰考工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頰聘。正謂是

也。圭銳璧圓皆陽也。故用之於諸侯。半圭曰璋。八方象

地曰琮皆陰也。故用之於夫人。王氏與之曰。王與諸

侯之臣通用以頰聘。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邸丁禮反

義

鄭氏衆曰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

賈疏謂用大玉中央為

璧形四面各琢出一圭。

一玉俱成爾雅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

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鄭

氏康成曰大宗伯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

氏昭禹曰祀天謂圜丘之祀上帝則五帝也。

辨

陳氏汲曰注謂夏正郊天案祀天於冬至日孟春

乃祈穀之祭耳。

禮記 賈氏公彥曰。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為節。蓋四面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為邸。蓋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長三尺等。 韞氏崇義曰。四圭博一三寸厚寸。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禮記 鄭氏康成曰。兩圭。倅而同邸。賈疏案王制注。臥則倅。彼謂兩足相向。兩圭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倅言之。 則上四圭同邸。亦各自兩足相向也。 王氏昭禹曰。祀

地謂方澤之祭。四望則嶽瀆也。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

禮記 鄭氏眾曰。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賈疏。

鬯即鬱鬯。言裸言祭。則裸據賓。祭據宗廟也。 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

謂之鬯圭。陳氏祥道曰。圭璋其柄也。瓚其勺也。 鄭氏康成曰。爵行曰裸。

賈疏。生人飲酒亦曰裸。投壺禮。奉觴曰賜。灌是也。 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

下有槃。口徑一尺。賈疏案玉人記。大璋中璋邊璋。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三

璋之勺形如圭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而云形如圭瓚者。注欲因三璋勺以見圭瓚之形也。但漢瓚形甚大。三

璋勺徑四寸。所容蓋小。

賈氏公彥曰。裸玉。卽玉人所云裸圭尺

有二寸者也。以肆先王。則司尊彝所言六享是也。以裸

賓客。大行人上公再裸等是也。鄭氏鍔曰。裸圭有瓚。

其制如槃。柄用圭。有流前注。疏爲龍口之形。挹鬯以裸

神與賓客也。

肆。劉氏敞曰。肆。大祭也。大宗伯職以肆獻裸享先王。

謂大祭時。詩曰。相予肆祀。書牧誓亦曰肆祀。皆同義。大

祝之肆享亦然。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圭。鄭氏康成曰。圭。其邸爲璧。鄭氏鍔曰。於璧之上琢出一圭也。取殺

於上帝。賈氏公彥曰。祀日月。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祀星辰。如大宗伯實柴之祀。又

月令祈來年於天宗。亦有星辰。王氏詳說曰。朝日以

大圭。鎮圭。祀日月以圭璧。是朝與禮神之玉異矣。

璧。聶氏崇義曰。此圭長五寸。璧上琢出一寸。共宜六

寸。色白。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射食亦反造七到反

鄭氏

鄭氏康成曰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鄭氏衆

曰射剡也

賈疏玉人記璋邸射注云射剡而出

賈氏公彥曰造贈賓客

卽玉人記致稍餽是也執之以致命一項氏安世曰至

館而致餽曰造出郊而致餽曰贈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鄭氏

鄭氏康成曰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也

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工

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

賈疏冬日至立八尺之表

晝漏半度之表北得丈三尺景又大司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是其景至也若不依此或長或短則為不至春秋致月之法亦於春秋分十五日望夜漏半而度之但景之長短自依二分為長短不得與冬夏日景同封諸侯無過五百里已下止可言分而言寸者連言之耳案春秋致月當於弦蓋弦時為長短之極若望時對日同在赤道不可為長短之限矣又表景之差隨南北而異亦有數百里差一寸者鄭注分寸雖是連言而疏說滯泥不可不知

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

鄭氏

鄭氏康成曰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夫小當與琬琰

相依。賈疏案玉人記琬圭九寸。此珍圭。玉人不言。故約與琬琰同。王使人徵諸侯。及

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

節矣。卹者。闔府庫賑救之。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

瑞節鄭氏鏐曰。杜子春謂珍當為鎮。康成以為王使之

瑞節者。鎮圭。天子所守以鎮安天下。不可付使者。執以出也。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牙璋鄭氏衆曰。牙璋。瑑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

兵。若今以銅虎符發兵。鄭氏康成曰。牙璋亦王使之

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賈疏。玉人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不

云中璋者。中璋比於牙璋。殺文飾。亦得名為牙璋。以其鉏牙同也。則此文牙璋亦兼中璋矣。大軍旅用牙璋。小軍旅用中璋。若齊人戍遂。諸侯戍成周。賈疏。見莊十三年昭二十七年左傳。

餘論禮庫曰。古者二伯專征。王師不輕出。參考周官與

司馬法。王有征伐。則冢宰徵師於四方。小宰掌其戒。虎賁奉書以牙璋發之。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則雖天子親征。亦發諸侯之師矣。

璧羨以起度。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

度量。玉人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某謂羨。不圍之

貌。賈疏。璧體圓云。蓋廣徑八寸。袤一尺。賈疏。此璧本徑九寸。羨者。減旁

一寸以益上下。上下一尺。則橫徑八寸也。易氏祓曰。以好三寸推之。肉倍好為六寸。是兩畔各三寸。故璧之

圓凡九寸。以袤徑之。一寸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橫徑之。八寸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通論王氏安石曰。度在樂則起於黃鍾之長。在禮則起

於璧羨。先王以為度之不存。恐禮樂之文息。故作此使

天下後世有攷。劉氏彝曰。以璧羨起度。則尺寸不可

移。以組琮為權。則輕重不可欺。

組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駟依注作

組音祖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斂尸者。於大斂加之也。賈疏。以六玉與玉為

飾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也。駟讀為組。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

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賈疏。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為溝渠。於渠

之兩畔稍高為眉瑑。故云。以組穿聯溝瑑之中也。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

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

論朱子曰。用赤璋白璧等斂。要是周公未思量耳。觀季孫死用玉。而孔子歷階言其不可。則是孔子方思量到。而周公思量未到也。

臨川吳氏以後世陵冢發掘。謂以玉斂。必非周公之法。然含斂用玉。備見古籍。不獨典瑞職具此。五帝三王之法。皆以漸而詳。蓋必事遭其變。物見其情。然後制法

以爲之防。當其王之未見。變之未生。不能每事而逆料之也。周道旣衰。陵夷至於戰國。冢人墓大夫之職廢。而後有掘冢之姦。漢以後。海內無主。亂賊公行。遂至禍延陵寢。春秋之世。井堙木刊。以爲極暴。稱舍於墓。師遷以懼敵。實未敢踐蹂也。况三代盛時。天下有王。諸侯軌道。何由豫知後世。至有發掘之禍乎。且自秦以後。下穿三泉。內備宮觀。金玉重寶。充滿其中。故啓亂賊之悖心。若僅如周公之法。斂用六玉。含兼珠貝。所直無幾。雖亂賊

亦不肯以微利而冒大惡也。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難乃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

栗文然難仇讎。賈疏仇讎謂兩諸侯相為怨仇。王使人執穀圭以和之。和之者若

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郟。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賈疏

宣四年成其聘女則以納徵焉。賈疏昏禮有六五禮用元年左傳。其聘女則以納徵焉。鴈納徵不用鴈以有束

帛可執也。媒氏職庶民用緇帛五兩。士昏禮用三玄一。纁大夫與士同。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穀圭。故知納徵也。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

此則昏禮成。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於既反。好呼報反。

正義鄭氏衆曰。琬圭無鋒芒。故以治德以結好。鄭氏

康成曰。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

侯使大夫來聘。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大行人

職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琰以冉反。行下孟反。

正義鄭氏衆曰。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令

易惡行而為善則以此圭責讓喻告之也。鄭氏康成

曰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除慝亦諸侯使大夫來類。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大行人職。殷類以除邦國之慝。黃氏度曰。易行其惡未著。慝則其惡成矣。賈氏公彥曰。治德與易行據諸侯自有善行惡行。王使人就本國治之。易之結好與除慝。皆諸侯使大夫來聘。王使人命之也。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

鄭氏康成曰。玉器謂四圭。裸圭之屬。賈氏公彥

曰奉之者。送向所行禮之處也。

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

飯扶晚反

鄭氏康成曰。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齧

及在口中者。雜記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贈

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

賈氏公彥曰。飯玉者。天子飯以黍。諸侯梁。大夫稷。

天子之士梁。諸侯之士稻。其用玉與米同時。檀弓。飯用

米。貝是也。含玉則有數。有形雜記。天子九貝。諸侯七。大

夫五士三注云夏時禮以其同用貝故也。周則天子諸侯皆用玉。亦與飯同時。贈玉者。既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玉也。玉府職大喪共含玉。此又共之者。蓋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事而共之。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正義鄭氏鍔曰。言凡則不獨上經所云祭祀賓客也。黃氏度曰。出對藏而言。用則出而奉之。用畢則又受而藏之。

案祭祀賓客。則始終奉之。俟事畢而藏焉。若聘使所執。有司所用。喪紀所需。則惟出之時。共奉之以付其人。其應反者。則俟其人之事畢而自反之也。

辨黃氏度曰。玉器出。注謂王所好賜。非也好賜出自玉府內府。典瑞不與。

禮記王氏詳說曰。天府所藏。玉鎮大寶器也。以為國之寶。典瑞所藏。玉瑞玉器也。以為國之用。故天府末言遷寶。典瑞末言共奉玉器。二官所以異也。

